石匱書

石匱書第二百○七○卷

明　鈫南張　岱著

貨殖列傳總論

太史公傳貨殖謂本富為上得非勤力治田畝躬行孝弟篤於仁義者耶　高帝初定天下徽江南諸郡民稱大家者悉赴闕既至造於廷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紀綱法度賦役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累數千言恐其遺忘刻書摹本

分賜之又召天下富人以實京師立統戶人材之科付之事位以寵既富方毅之意維時吳人沈秀富為江南最 帝惡其力併人主取其聚寶盈瘞之城門之下以絕怪詭譎之邊郡風警天下無得如古人闤巷布衣豪俠義行擬諸侯王者矣若武進人倪瓚崑山人顧仲英皆以猗頓之資游意東晋之習並坐見法此則惡輕浮逃虛之士不足與共興教化者也余覽傳記得富者數人做太史公作貨殖傳而為之而

指歸則與焉

瞿嗣興常熟人父達仕元為小官嗣興少好射獵驅逐飲酒既父失官而貧嗣興折弓矢肪力穡與其妻蘇氏孝事二親無所不至久之貧益甚嗣興曰貧亦當之柰養父母何攜家入蘇州詣富家貸錢為小賈轉息為生乃稍裕久之居積為中賈又久之則大富於是致養於父母又行廣施所賑給单寡不使知也而陰行之或時有市易陽為忘誤而增其數市人物

任其口所出不與爭錙銖歲儉來依者數十人癘大作蠲室舍佑撫之人言瞿存于留而行其德于莊有學行洪武中為福建參政殛除奸吏 太祖旌之詔書

李森安溪縣富人也席先世而貲田數萬畝粟數萬鍾計山百區出木數千萬章僮千指及森之身盡力居積乃計歲入捐粟千斛別居之凡親戚朋友若里中矜人娶者嫁者病者葬者火若盜者咸取給焉

宅有緩急隨事賑贍各極意去為其本郡本邑作治堂治學舍無有蔺便不壯大觀宅諸為橋為道為寺為觀於閩中郡縣在在而是天順中以出粟賑饑被旌念鄉郡承平久即萑蒲不逞昌應卒即復戒家僮飭兵仗習拳勇鄉落盜先後發悉擒斬之鄧茂七賊反其黨掠泉州森率敢死士掩擊之生俘裔黨百餘人招撫及奪回被虜亾弄寧陽侯陳懋等上森功授漳州巡簡

湯陰鄭氏小元村人也不析爨七世矣多田饒財男子力耕治賈女習紡織閫外不聞也諸農賈所入皆囷之有婚嫁族長主其費寸布斗粟無私者成化間歲凶其家鄭五老者出粟千斛助賑五老行賈於臨清每歸倒槖囊錢帛委地公之一家其妻子不悅也

丁廣居鄧州城南率其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廣兄貧廣春秋供送米麥時具酒肴詣家盡歡四時製衣必先上之兄壽既高潛命其子之湖南市美木藏

之兄死悉力襄事戚同父母兄有數子析居已而寠乏過半廣〻一〻分之粟帛足一歲用不能者復與牛具種子為來歲計又不能又復賙之子性自慚忌之不告廣發知又復賙之而且怒之曰何不我告所居鄉有婚不娶喪不能塟者令具酒食代為請取置藉席前書所取物得與廣請者以為榮有嫓而求與者友人黄六造廣〻大喜曰故人何疎也開樽飲罷六寠食不敢言廣知之令人載粮一車貽其家有孔景

者居城市貧無所營廣與謀曰吾宅艮方吉宅也君有意為隣乎景喜過望廣即命子壻築墻造屋既就請景居之又慮其不能力田每歲除禾在田者若干畝與之代為入囷居十數年景卒喪葬之費一力承之遇其妻子過於景時凡僧道來乞者必厚與之鄉之耆老見其慈仁慈愍皆來取法不善者悉感化或遠徙廣疾篤鄉人驚相告報至者數百人哀請於神明日遂愈壽七十餘而終

姚謙其先浙人洪武初以獄寔從京師占籍上元縣至謙而益務生節用畜益不貲性樂施予凡貧不能葬親死無棺殮及轉徙流離者踵門告謙無不賙濟橋道陂渠井閘之屬悉為人經理作治成化初出財作新國子之敝壞者其自奉蔬布家人服食資費悉有常經時有僧道乞食過門則絕之曰自不治生誰能養汝一錢

史際溧陽人生而偉貌口可容拳其先魏國公之壻

魏國公與之貲財甚厚而史氏以大富際舉進士為
吏部郎游權貴人之門以家財結納之坐是失官既
罷居家嘉靖中東南荐饑捐穀數千石助賑而飢者
不給也邑多渰以淮水沙漲在邑北十餘里潦溢旱
縮不瀦不陂棄為曠土有年歲矣際度東南阿可瀦
可防者測水而疆之請於官募民興工以為田携老
穉就役環隄茇焉人日給米二升錢三十文薪一束
時米價湧甚民以半易莛菽雜食計一夫赴役可無

食其老病不能從者二八於是從人之棲于堤者爨炯飯斂列舍相枝蔚然如廢村落間始因滃之底深之為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為堤如同字有口然已因堤之外可田者取阜土環之為外堤如同字之外圍外堤之堤深之為北池而實其東南以通中池之水、畚北池之土更築小堤以捍滃之暴水堤之內三面為池出土高築之而作書院其中如同字之中有畫焉秋成興工至首夏麥熟而散所全活四千

入墾田四千餘畝為圩者三潦有防不壞旱得引以灌近涂之田人數千畝計歲入可數千石堤之隙地蔬豆可茹榆柳可薪池中魚蟹蠯蠃可食因名之曰救荒涂際既失官家富冠東南士窮困者咸仰之民無末作者悉假以金不受其子錢有折閱者更以金繼之後率起為富人思報際亡所ゝ受報不知饒於子錢幾倍嘉靖季江南倭起復輸米五千石助軍詔陞尚寶司卿復募兵二十萬衣裝資糧不仰於縣官

為縣官擒倭〻平論功官子為錦衣世世

馬一龍溧陽人父性魯歷官有惠政為雲南守坐事下獄俠一龍之京辨奏一龍因入貲為國子生守闕上書工部尚書劉麟見而奇之其秋遂發解京師是為嘉靖七年居二十餘年成進士年四十餘矣選翰林為庶吉士乞歸養母無以養也吏部郎史際者一龍外家貸以百金邑有荒區久無耕人一龍用金買牛十頭傭耕作一歲盡墾大穫乃作農書曰農為治

本食乃民天々畀所生人食其力々不失時則食不匱知時不先終歲僕々故知時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為力勝天矣知不踰力雖勞無功故畜陽不極發生乃微凝陰在土其氣固畜諸陽皆生者陽自下起發其內之一本以出於外諸陰皆死者陰自下起斂其外之散殊以入於內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泆陰下而不濟亦難形堅是故含生者陽以陰化達生者陰以陽變察陰陽

之故泰變化之撓其知生物之功乎聖人推日星定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衆知膏瘠不如原隰衆知蕪平不如淺深常治者氣必衰再易者功必倍患因無脩命在有滋將衰而沃之助其力也欲倍而壯焉妝其全夹沃莫妙於滋源壯須求其固本充而過淺者水奪歛而固結者火攻鎡基寸隙不立一毛櫱蒸所至並種五賊知天之時識地之宜昧其芭命亦無以善其後故祖氣不足母胎有虧其踵不踵胎氣不

完其胎不胎雖成必敗蓋親下之本既久去地而傷母之體豈能全天哉夫善本者斯圖末慮終者貴謀始推陳而致新氣以交併積盛脫胎而洗髓精以剝換化生達順則豐覆逆乃槁成列紀律不違盜過為儔尺寸如范至夫害生於稂莠而法謹于芟耘故上農者治未萌其次治已萌矣夫薙之法數與草齊南粳北黍天所生地所宜人所賴以養者種之良也物之良者必貴貴非賤等良畏惡朋故農家者流思其

力不足以盡圖之倫儗諸物其始也直木而耒其次也横木而耜又其次偏木而盞曲木耒而鏟鑿木首而鋤繼之以擬終之以塗無不加以鐵爲木直錢堅無遺類矣華而欲寔風而不作及時將穫爆則多損浸則成腐當知可貴之物不産非時不安非類衛生固難成功不易農也而力乃能至足以遂民天一龍之言曰養生送死無憾先王之道理財恒足聖經不廢也君子不厭貧亦不棄生今野有餘蕪人不自力

家無儲石飲食若流丐立至也既終養十餘年起復爲南國子司業免官歸卧疾玉華山時時萊杖循畝與野老田畯論農事而一龍家以大富歲冬日郡舉行鄉飲禮一龍集其田間年八十上下者爲耆會會二十有四人則請講説五十年前所記一事二十四人者曰呂詵曰陳錫曰廷祿曰呂訥曰方曰京曰史儒曰陳大德曰馬漢曰呂璧曰陳邦瑞曰王廷佐曰仁曰陳時傑曰廷黼曰大誥曰暹曰馬瀾曰萬民化

曰陳桂曰史箪曰誢曰陳蕙曰呂庭各為一龍言而一龍記之歲記吾先大父致政家居賓客往來粗蔬四五品如一肉大烹矣木席團坐酌共一陶呼曰陶同知子弟身供洒掃捧壺把盞侍左右不去今士大夫家賓饗踰百物金玉美器舞姬駿兒喧雜絃管矣其子弟亦貴驕視父兄蔑如也錫記當時年長者直呼幼人名其後漸超表字字而有號猶然士也今村夫屠販下逮臧獲無不美號稱長貴人復摘擿一字

加翁其工也逹禄記當時無紈綺之士布衣衫褲赤足芒鞋非别久相見者拱手不拜今惟裒大袖不絲帛不衣不金線不中不雲頭不履雖家庭骨肉揖數十跪拜數十叩矣訥記當時人皆食力市塵之民布在田野婦織男耕兒女輩亦携竹筐拾路遺挑野菜而今人皆食人田野之民聚在市塵奔競無賴張拳鼓舌詭遇博貨諂肼胝爲愚矣方記當時親隣和睦一家有客各携有酒不待招而至所言田場稼穡商

摧旱晚兒女婚嫁雞豚孳領而已今比族忌嫉富貴貧賤上下欺虐聚為貨媒散為禍仇黨同腹心殊方陌路動向官府乾沒矣京記當時師事繆先生者其尊人乃侍御史以論權貴蔣琮獲罪卒後田廬蕭然無中人以下之產今寧有也儒記吾先大父嘗貸與石姓者金四十既償暴死子復來償大父與之飲食而反之子曰父死恐負不敢復貸矣大父曰尊公已償先大父難也石氏之子亦難大德記當時婚娶但

論門閥媒妁定言而不求備令女家許聘輒索財禮男家既醮乃論資裝稍不如意非過期不歸則婦歸見作矣漢記當時先伯為蒙師日立二禮生卯而入塾序行列唱揖酉亦如之課倣誦習畢則分生徒為主賓迎送寒暄問荅謝勞歌詩而退束脩聽其自行貧者勿納生徒嚴憚不敢非僻或有弗率撲而逐之今日師求富東弟子樂誤矣壁記當時子弟不輕易習舉子業即習未成亦不敢冒儒生巾服而令僕子

豎兒學遺干進恃此持門戶為搉貨梯階衣食繞充不入生員之籍便趨吏胥之徒而務本食力之民寡矣邦瑞記當時村鄉各有社壇社學有故則會集壇下其子弟之無力者社師教之歲時伏臘以類相從交通情悃商榷事宜謂之茶會今壇無址學無師猥鄙者不見蟲矣逵佐記當時小民麥稻登場先春輸官有司擇老成殷實之人掌其入數民無逋負官有羨餘其後收掌非人漸肆漁獵輸納者亦違慢以致

影射邪移變通覆護奸利衆而十室九空謀生難而一人三失矣仁記當時同宗有為御史者過家與親友門不下衆人交讓御史請謝如恐不及早幼過尊長道傍拱讓先履今冠八財主駕車乘馬揚揚過閭里必牧小奚見仕宦輒指呼姓名無忌憚貴賤皆越矣時傑記令先公嘗為邑令貴游通刺不過二指濶大書某拜鄉中往來更不挾刺不過則以土塊題門而去書札稱謂但某公足下今同室兄弟寧用六葉

金帖村巷青衣充斥朱函：東縉紳大夫紅箋錦標
芒字百拜夫廷輔記當時隆冬盛寒家作土坑燒榾
柮煨芋蔦煮黄虀父母兄弟妻子團坐從幼者供其
衣飲遞進長上令富貴家扶二三騃容或與兒女子
紅爐煖閣不省父母之養矣大誥記吾先大父嘗以
困粟應貸粟及困餘糠坌雜之先伯仍以策木平其
斛大父奪平木手撻之曰出必多與入不多取令當
者設櫬巧取重利貸人既貸亦不思償矣潮記吾先

君魁榜後侍宴長伯父偶失容儀伯父怒呵斥之不敢聲而今或弟揖兄弱及見唾詘矣道記當時民不知訟或訟而枉即見輸服同室有鬬其不直者衆爭屈焉而今競工刀筆穪雄侶儔詭詞飾情矣民化記令先父為吾門甥時兩家兄弟相視若同胞今本支骨肉且自譸張目擊其貧賤憂患睥睨去之矣桂記當時人家房舍富者不過工字八間或窨圈四圍十室而已今重堂窈寢迴廊層臺園亭池館金翠碧相

不可名狀矣輩記當時令先公與其兄俱為諸生博學能文家貧兄弟遞相為僕見戚里如不知文墨者試留都往還數百里途行旅宿令生儒輩横臂騶途眇目布老車馬蔟從赫奕臨之矣諟記當時近村數姓惟事耕讀多識為儒多力為農今頓棄二業他圖徒從游手好閑妄生譏議矣蕙記當時須白者負戴于路少壯遇之則分肩而行老人見攜兒在路抱送彼家而今子弟殭有力則傭其父兄途得攜兒竊而

去之而將斃諸它鄉矣庭記當時良賤殊族更不假借雖大富貴時無下氣而加禮者而今舊族貧棄新門豪扳彼此安然矣一龍曰鄙哉龍也龍生也近不識五十年前事諸公所述龍三犯焉居廣大而服華美棄徒行而安乘馬志古之人而不免俗之趨鄙哉龍也一龍狂宕有氣而猶文惟意所至作草書散亂錯落位置麗混自比張旭同時者有臨清人方煥亦用其法一龍所居門闌洞敞園池匽偃而終不免豪

誕之習乃其所著農書司馬遷所謂本富者也

石匱書第二百廿八卷

宦者列傳總論

明　劔南張　岱著

高皇帝懲自古宦官專政之弊閹寺令守門闥給灑掃而已不得與朝政終　高皇帝世有雲奇效忠欲救卒然之厄吐辭未終斃於蹕前可以見當時宦者不得開其喙矣　成祖既取大位恐中外人心不盡附已遣使鎮守遂為故事然不敢有所扞觸至於

仁宣之世 英宗冲幼王振切摧張太后時裁抑之然當其時群臣有過動以 上旨論之死刑朝為列卿夕有小犯徽纆纍纍囹有跣復若牽引奴隷然百官緘結不敢出一辭有一劉球上章及之乞首蒞刑夜碎其膚矣縉紳罹禍至於此極土木之變身家不免未足償也 憲宗之朝則有汪直 武宗之世則有劉瑾肆行恣作禍毒亦甚其他大要傳奉官爵嚼噬賦稅其於蠹耗官民靡費已甚令臣子不得執法

則已亦不敢有所壞亂然阿丑為戲孝陵出守張永一言付獄法市若嚌嘰夙然可以見祖宗之法行而列聖之斷武也世宗即位廓然一新盡嚴鎮守初年張孚敬用事宦者見而畏之不敢闌出一言而中官之勢大詘其後雖久居西内顧閲章奏無虚日異日書旨奏牘中官竊跂而睇世宗立手御研擲中其頭賜死於外出時麥福黄錦最稱上意皆以恭謹不懈得終而穆宗之朝滕祥亦稱爲厥後

神宗冲幼江陵當國結納馮保以傾新鄭中官蠢蠢漸有尾大之勢而 神宗靜攝三十餘年太阿之柄不至旁落頗得駕馭之術及至 熹廟末閹魏璫弄權變起同文釁成錮黨萇弘之血埋土猶碧自古貂璫之橫至此已極矣甲申之變曹化淳猶開門逆賊婦寺之禍遂與國終始為人主者可不知戒哉

雲奇沐敬吳亮金英列傳

雲奇南粵人洪武時為守門內史丞相胡惟庸謀逆

誑言所居井湯醴泉邀 上臨視乘輿已出過西華門奇知其謀疾走衝蹕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崪舌駃不能出聲 上怒其不敬左右騶而襍棰奇奇垂斃右臂且折第指帷庸第不勝指猶指弗為痛縮 上悟登城覘之則見衷甲之士伏於帷閒 上亟反發兵圍之賊皆就縛 上急召奇奇死矣深悼追封左少監賜塋鍾山置洒掃戶六家春秋祀之

沐敬建文時太監從 成祖北征逾月不與虜遇入

馬困頓而　上意未已敬陳請再四　上詈曰反蠻敢尒欲仰視曰固不知孰是故反者　上益怒命曳出斬之顏色不動吾曰我家養宦官皆如此人豈不有益遂赦

吳亮不知何許人舊為建文侍御正統間有老僧自稱建文皇帝欲歸骨故鄉事聞科道官請下獄　帝不忍令亮往視老僧見亮即呼曰吳亮來亮答不是老僧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鵝棄塊肉在地汝時手執

壺狗餂之何謂不足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
經死
金英正統中太監明達知大體　英宗北伐輔　郕
王居守已　上北狩　郕王監國諸臣請族誅王振
群譁甚英亟請傳旨籍沒王振等家時侍講徐珵以
占象倡言當南遷英面叱之令人扶出宣言曰死則
君臣同死耳敢以遷都惑眾者　上命誅之因榜諭
眾而固守之議乃決及　景帝易儲一日語英曰明

日東宮生日盡張宴英叩頭曰東宮生日乃十一月
初一　帝為黙然蓋　帝所言者懷愍而英故以
憲廟對蓋諷諫也奉使過南京公卿餞之江上惟大
理寺卿薛瑄不往英至京揚言曰南京好官惟薛卿
一人耳　上皇在南宮英多方保護讒言至英在
景帝前竭力調停事寢不發
石櫃書曰雲奇非近倖亦非貴寵乃能捨身救主頻
死不縮沐敬諷主回鑾出言愷直非特二璫之賢益

見我　高帝駕馭之善也吳亮不倍舊主卒以死殉金英誕日之對無異昭陵一時貂璫諸臣直亮忠盡堪爲世法朝士對之而不媿者幾人哉

懷恩陳準阿丑覃吉列傳

懷恩蘇州人宣德中首臣戴綸從父兄子也賜姓懷東性忠直成化中　上從商文毅言欲復　景皇帝位號諸內臣闇之恩獨言當復傳旨行汪直置西廠爲悖商文毅力爭傳旨詰責商文毅數直罪恩召入

竟以闗直得罪廠刑部員外林俊劾梁芳下 詔獄
事且不測懷恩叩首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殺諫官而
國不亡者 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
將失天下心奈何奴不敢奉 詔 上大怒曰汝與林
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石擲之
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桌恩脫帽解帶于御前
號哭不起奴不能復事主上矣 上命扶出之至々
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附梁芳合謀傾林俊々

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卧於家稱疾不起　上聞恩病乃念之命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得解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王敏請於　上凡馬坊傳奉不復動敏袖疏來謁恩怒曰星變示儆專為我輩壞朝廷法令甫欲正法汝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求居之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舉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中氣而死章瑾以貢寶石進鎮

撫司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刑獄乃武臣美選奈何以寳石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我命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畢昌傳之恩曰備外廷有諫吾言尚可行也時余子俊為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初内帑積金十窖以備邊需梁芳韋興用事奇技淫巧禱祠宫觀寳石之事興窖金多罄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為之復曰

我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來宮也芳等退而惧寢食俱廢時 上鍾愛興王或為芳計曰不如謀于昭德勸 上易太子立興王如此可長保富貴芳以為然言於昭德勸 上易儲時懷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 上間召恩微露其意恩免冠叩頭曰奴死不敢從寧 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 上不懌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既去次及覃昌昌曰以懷太監

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為憂不知所出或曰不如誅之閣下伏分其責昌以為然於是各賜金一蘆乃詣閣下言之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　上又質責昌昌無以容屢欲自經死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岱應在東宮得喜乃解　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　陛下即上帝東宮得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

上首肯始詔為東宮選妃不易太子矣太子即位召思至京仍掌司禮思素疾學士萬安佞諛而謂尚書

王恕劉正無倚信恕每疏至恩輒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每於上前力請去萬安而用王恕及恕呂為冢宰已上命恩袖抖道諭安諸疏詣閣示安安跪泣求哀恩乃摘其牙牌曰請出矣安乃惶遽歸老又向內閣言新天子即位當登用衆正奈何令何喬新出南京遂得召為刑部尚書已王恕為學士劉吉所傾嗾臺諫論恕賴恩從中保護不能加害弘治初年言路大開進言者指內臣為刀鋸之餘覃昌大怒

恩曰吾儕本刑餘之人人何怨焉尋以病卒　上震悼不置特陰賻䘏建祠祭塋賜額曰顯忠

陳準廣東順德人為人清儉平恕先是東廠尚銘怙寵弄權縱官校騷擾縉紳盡為羅織一事輒連引數十人贖貨無厭一日事覺奪職因以準代之準下令曰凡事係大逆不道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我無與焉繇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籍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逡巡累日整衣冠閉門自經

阿丑不知所出事 憲廟為侍中善詼諧每于 上前打院本頗有東方曼倩之風時汪直專恣勢傾中外人屏息不敢言丑思有以折之一日於 上前作醉人駡酒者一人曰某官來駡如故復曰駕來又駡如故復曰汪太監來矣駡者驚怖帖帖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耶對曰今但知有汪太監不知天子也自是直寵少衰時兩都御史王越陳鉞者交媚直結為死黨丑於 上前作直狀貌持雙

斧趨蹌而行旁一人問故直荅曰吾將兵惟伏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　上頷而笑時有數戚掌團營私役兵二千營造居室丑為垓下之戲口稱六千兵散楚歌聲或人爭曰當為八千丑曰爾不知耶此二千人為某侯家造房未回也　憲廟密遣尚銘偵之侯家即撤工矣一日于　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其人既得其人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卻用不着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

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寸步也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忻然曰胡塗如今儘去得上為點頭梁方賁官爵動以傳奉為名一日丑設主客二人相見狀主曰客從何来曰從船上来曰船行穩否曰止若不風擾人不得安眠耳曰何不將被褥日中曝晒之可除也曰不然都鑽入船縫中去矣其人沉吟曰除是斫却梁方自無船縫矣又設為病者問醫曰我胞前腫起無頭無腦痛不可言何以療

之醫曰我有方不費一錢病者問何藥曰此爲無名腫毒但得五更不語唾塗其上則自消矣病者曰此卻難得璧曰汝弗知邪今五府六部黃門爲璧職當言路者都是不語之人何謂難得哉 上輾然大笑

覃吉廣西人成化間爲東宮典璽局郎温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輔道東宮動作舉止悉規以正學庸論語皆其口授暇則開說諸司要務及民情土俗農桑軍旅以至宦豎專權竊政之弊盡悉其態

曰吾老矣何心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東宮出講必使左右往迎講官講畢即語講官曰先生喫茶局丞張端以為過禮吉曰尊師重傅當如此也　上賜東宮皇莊吉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一日東宮嘗隨他官念高王經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讀來矣即取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方讀孝经其見畏如此

石匱書曰寺人如懷恩輩未嘗讀書知義理乃其羽翼太子夕救諫官正色危言屹然不動儘有讀書知義理之人所不能效其萬分一者乃覃吉之身無保傅口授詩書且使太子之畏老伴如嚴師爲陳準安靜慈祥猶是內官之分而阿丑之滑稽諧謔熱喝冷嘲辛恬入主雖古之諷諫曼倩優旃何足多讓哉

張永列傳

張永新城人其初與劉瑾竝在八黨中後乃漸自振

掖安化王反永奉命與楊一清同討未至安化王已就擒一清即歎息謂永曰藩室之亂易除也國家內變行且不測公奈之何永曰何謂也一清曰公豈能一日忘情哉傾無為公畫者耳因促席書瑾字永曰彼日夜在 上左右 上非彼不歡枝附已成耳目廣矣且奈之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臣 上付討賊不他人必公意可知也公班師入見當詭言請閒語寧夏事 上必就公問公於此上安化王偽檄二十

所云禍皆緣彼且述彼亂政党狡謀不軌海内愁怨天變將興 上英武必悟悟且大怒怒則彼誅而公用公矯枉反正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未可知也公言必濟傾言時須有端緒委曲 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即得上信公頓首請毋後永勅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還見 上一如清言瑾果誅寧度人反江西王守仁生俘之矣江彬張忠等請 上止其俘親征之

上命永自浙江入邀止守仁將復縱寧王於江與
上遏而 上親檎爲彬忠素嫉守仁於 上謂守仁
故與王有私知事不成而復以為功永至浙江宣書
曰 上令伏鉞撫臣不得抗禮闌中門者累日守仁
一日直入館中坐永卧榻上永驚異之已聆守仁言
議忠慨且稍持其陰事永益靡然傾尚持氣岸曰公
何為國苦辛如是盡早揆我懐中守仁曰豈有揆人
王節使耶公揆我懐中則可與共成國事耳永曰我

固非負國者公不見安化事乎守仁曰公不負國何爲令　主上南征永曰南征亦何害守仁曰寧藩圖欝江右久墟塡又繼以軍興郊鄙數千里間無不析骸而炊易子而食餘孽竄伏江湖尚覬時候設王師果南非特此輩得以乘間即百姓不支且揭竿起矣永大悟則曰公所擸與俱來者不可不歸我守仁曰我安用此則以俘歸永而身自還江西以夫忠等永至南京見　上共言守仁忠且功時彬等方日夜短

守仁於上會　上與彬矣戲永從旁鬪語曰是得王守仁不然　上安得此樂　上遣校之江西永佯驚校為往　上曰逮守仁永曰何故　上曰聞守仁與宸濠有私故逮之永曰逮謀反者固當第守仁不反耳且守仁為人強而辯彼當論劾劉瑾時横遭酷訊無所改辭今逮至當置對左右日侍　上有欲折其口者否則請已彬等復言　上試召之召不來守仁真反矣永急出健足先告守仁召者至守仁不退食

與偕行至南京彬等沮守仁不使見 上然 上疑

則已解

石匱書曰張永之除逆瑾也是焦頭爛額之事也其功甚大人皆能知之張永之調劑平濠也是曲突徙薪之事也其功甚大人不能知之雖然張永劉瑾同為寺人同為青宮舊侍八虎中之一人後來賢奸之相去不翅天壤何耶總之宇宙間儕類甚多無地無賢者如以為閹人而遂棄之是先待之以僉壬宵小

奕彼六何所慕而復為君子哉

何文鼎阮浪田義王安列傳

何文鼎餘杭人性儉好讀書冬夏服止數襲弘治辛酉間戚臣壽寧侯張鶴齡兄弟挾寵出入宮禁無時文鼎心甚忿以為壞祖宗法度一日上與鶴齡飲起如廁除御冠于執事者鶴齡戲之又秉酒與宮人狎文鼎遂執金瓜立宮門俟其出欲撲殺之言泄為小監馳報張皇后命太監李廣傳諭得脫明日仍命

廣執悶杖之甚悖抵死罵不絕口張氏自此稍戢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強諫古今無道合比干雖異世心于巷伯郤同符之句又以皇親入禁院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衛獄禩治究所主使文弨曰有兩人郤掣不得問官曰試言之文弨大聲曰孔子孟子文弨死猶能於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寃者 上特命勒碑遣官祭之

阮浪交趾人御用監少監侍 上皇南宮浪門下內

官王堯者往盧溝橋柑分浪以南宮所賜鍍金絛扣繡茄袋鍍金結束刀一把與堯：歸飲錦衣衛指揮應忠家褫衣蹴踘忠因見刀佩非常遂命妻進酒醉之忠鮮其刀佩入皇城白衆行太監高平以為南宮欲謀復皇儲令浪遺堯以刀佩求外應事聞堯與浪義子逍縉皆凌遲處死浪入詔獄拷掠百端欲其傍引内外助舊浪雖慘毒終自承之浪卒庚死　英廟復辟平忠亦凌遲處死賜浪本監太監命儒臣撰文

立碑官緡子銑為錦衣衛鎮撫

田義北直八　神宗朝為太監萬曆壬寅　上偶失豫仍輔臣沈一貫入諭以輔佐東宮為好皇帝有事選詠正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一貫呼萬歲出翌日　上安悔之亟令停止一貫奏曰停稅起廢諸事　聖諭已出矣　上命追還田義奏曰諭已須行不可反汗　上大怒欲手刃加義義延頸受之不為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深唾之曰宰相不成就　上

奚其綸乃尒邪

王安北直人　光宗為太子侍衛三十年以忠謹見

知　光宗踐阼銳意圖治未及一月百癈具舉安襄

翊居多　上復大漸與大臣同受顧命　上崩李選

侍挾保護恩侍　嗣君不以禮閣部大臣亟請　嗣

王正尊位以慰人心選侍令內侍守閉宮門科臣楊

漣左光斗等排闥入安引諸臣朝見　嗣王拜呼萬

歲請旨命選侍移宮內侍李進忠劉遜等秉閒盜帑

事露進忠以重賄賂安〻執奏之發其贓並　皇祖竒璧金錢以萬計悉置諸法已請老就閒魏忠賢素狡險鷙悍安遏之不得用安退而忠賢進用進忠輩盤據為奸忠賢矯旨發安充南海子淨軍未幾密遣所私趣令自裁安厲聲曰安若得罪朝廷奉有明命曷敢須臾緩死以干至尊怒耶不為動忠賢乃命內侍丁紹李進忠手棒黃封至貶所各挾椎刃擊安立斃仍暴屍不許收殮忠賢伏誅太監施大用為安鳴

寃　上深憫之命復官諭祭贈祠曰昭忠

石匱書曰何文昂之力抗外戚阮浪之死護南城浴日補天其功在社稷固大而田義之請徹礦稅嗔相公之不速行思詔王安之不庇狐鼠佐言官以取日虞淵是皆鬚眉丈夫所不能廷諍之事而貂璫婦寺能犯顔為之則立朝諸臣且對之羞澁而詎可漫為輔嗣哉

宦者列傳下

王振

王振宣府人初侍英宗東宮及即位掌司禮數以武導　上　上使振閱武將臺較騎射殿罷之所舉首擢超遷於是漸與政賴張太后裁抑之太后一日御便殿召張輔三楊入見數振罪女官刃加振頸以　上救故免稍斂戢他日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〻楊溥鄉故僉事楊士奇鄉故也溥欲坐僉事抵命士奇欲薄擬因公殺人爭論不決請裁太后振言二人皆

扶鄉故之私抵命太重罔公太輕對品降調是為得之太后是振言振自是漸撫內閣過失而權復歸振矣太后崩振益恣請修大興隆寺壯麗甲京城費以鉅萬天子至親為臨幸時麓川酋思任發反振貪功令王驥發江南諸道十五萬往征其後自振發之侍講劉球上封事及麓川事振摘他條下之獄支解之自是中朝士俛首杜口望風拜跽稱為父翁雖賢者慮禍亦不免為卑巽兵部尚書徐晞工部侍郎王佑

供媚事振而佑尤不肯佑美而無鬚振忽然形閒佑曰老爺所無佑安敢有都御史陳鎰王文能也見振竝俛首長跽連唯息諾有如小吏而士大夫之間氣節蕩然矣宮門外故有鐵牌鑄內臣不得預政其上洪武時所置一夕失之大理寺少卿薛瑄振振姪子山獄幾刑西市祭酒李時勉坐伐國學堂前樹枷服國子門霸州知州張需旌異賜宴坐杖牧馬者收需將殺之李御史見不跽亦下錦衣獄楚幾斃於是

振勢轉橫雖天下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成宴百官
上使覘振〻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胡為不可與
百官宴 上聞戚然乃命闢東華中門聽振從中出
入振及門百官皆候拜矣十四年北虜也先遣部落
千八貢馬詭曰三千振怒其詐減所貢馬值也先怒
大舉入寇遼東城堡多陷羽檄日數十至振謀挾
上親討之發兵五十萬以往百官伏闕廷諍不得
上行諸臣扈從遑遽失措過懷來抵宣府人情洶〻

敗書數至諸臣連疏止　上行振怒凡言止者皆令赴行間充探哨未至大同已乏食僵尸枕藉而函益日南下至大同振從　上北向逆之益急迫脇勲重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戸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軍中欽天監正彭德清以天象力爭變罵不聽會雷雨大作營中人畜驚擾振方疑怯適前軍沒虜敗書復至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謂衆與決不可復進振始有南意詔班師明日至土木日晡去懷來城二

十里欲入保懷來以振輜重千餘輛在後留駕待之遂駐土木南騎衆之我兵大亂奪路走蹈藉死者蔽野衆與遂北護衛將軍樊忠者安州人從　工旁以所持金錘棰死振忠護駕突圍復董死甶數十人死之報至百官請族誅振：所親馬順及長隨等官俱為百官朝門毆死郕王命籍振家并其黨從子山臠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宅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百面珊

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幣帛珠寶無算天順改元　上尚思振諱言其為忠所殺詔復振官刻香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智化寺祀之賜額曰旌忠

石匱書曰王振恃恩跋扈支解諫官囊頭祭酒　英宗知之而不問者猶謂其大奸大詐足以蒙蔽　主知耳及至土木蒙　塵一生萬死尋得返國猶思振忠立廟贈卹恩賚有加小人之蠱惑君心至死不悟

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曹吉祥附曹欽

曹吉祥灤州人出王振門下正統四年征麓川從福建諸寇皆使吉祥監軍號曰都督吉祥多選達官騎射以從以能有成功土木之變郕王族振家秘其所親信而吉祥以監軍在關獲免仲冬班師又以軍功冒賞吉祥為人兇：小惠諸達官有功者吉祥皆為之請恩澤諸達官恃強跋扈景帝憚之景泰八年奪

門事起吉祥與石亨等迎復　上皇皆用諸達官力以成事事成之後吉祥晉司禮監姪曹欽封昭武伯諸姪鐸鉉鐩等皆累官都督們是吉祥與亨出入禁闥盤據為奸及亨敗凡繇亨以冒功者　上皆令自首革念吉祥尚在諸達官所繇吉祥冒功者獨以悻悻見庇錦衣指揮逯杲者始亦繇吉祥進既為　上覺察石亨彪復覺察吉祥欽吉祥念與亨一體同功亨敗已且不得獨完因日要犒諸達官金帛倚為腹

心諸達官六廣吉祥旦夕不測而已隨其後相與為死黨吉祥之客有馮益者欽一日就而問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耶益曰君家魏武盖中官節之後欽大喜出其妻行酒馮先生欽居常悒悒有異志未有發也錦衣百戶曹福來者欽家奴常之外貿易欽慮其生事使福來妻告福來病狂外走逮果奏捕之欽遣其家奴亮追獲福來華楚之幾死科道官劾而劾欽　上是之出劾文示欽曰速改不悛者罪無

敕而下諭公侯駙馬伯都督等官曰武昭伯欽家人
百户福來在逃所司已奏捕欽不給文引令家人亮
追獲董楚於私家夫擅治職官不奏送法司與私令
家人出不給文引二者皆罪爾等有似此者予朕念
欽敕貸之爾等各宜守法循理毋有頡縱干犯憲常
欽哉聽朕命天順五年秋七月也先是　上之誅石
彪也亦下諭群臣而後逮繫至是欽懼不免又逮杲
伺欽甚急會是秋鹵入西北邊　上使懷寧伯孫鏜

統京軍往征兵部尚書馬昂監之　上命掌欽天監事太常寺少卿湯序選日御朝而命將序奏庚子昧爽　上視朝授命於是欽與其諸昆季若其黨達官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相謂曰縣官持我急不發者我輩復為石彪矣先一日令勒死士番漢軍五百餘人約以是日昧爽朝門初開則擁鉄鏜昂等奪門入此時吉祥素所部禁兵且可為內應遂以其夕飲諸達官酒享贈之酒半可二鼓夫鏜與恭順侯瑾廣

義伯琮方待朝〻房而都指揮馬亮與阿的納帖木兒孛羅完者禿脫〻呂數人從欽席上亡去見瑾琮告變瑾琮趨告鏜〻相與去匿他所手作奏投門鋪急闕 上〻止闕門縋入吉祥鎖繫之欽見亮席上亡去殊恐遂號召其死士先馳至逯杲門杲正出門且騎斬之碎其屍都御史寇深者故善欽後乃與諸言官共劾之欽亦以為恨與鐸馳入西朝房索深〻方頫首著靴鐸刀砍深肩破其身為兩長安街中甲

辛馳百官造朝但以為征西軍既知各悖散而庶吉
士楊安者被傷死學士李賢待朝來朝房欽復去索
之戶外之呼洶賢驚恍出則甲而刃者數人一人砍
賢肩傷耳刃將繫賢背少選欽提逯杲頭來叱刃者
執賢手曰我一門盡忠迎駕何所得罪逯杲必欲譖
滅之邪杲頭在也今日直為此人賢曰此人魚肉人
多矣誰不欲寢處之公除此人甚善即可誠告之主
上欽曰公可為我作奏賢索吏部尚書王翺處借紙

筆為欽書奏々成與翱挾入長安左門鎖門久不開欽火之守衛軍析御河之岸磚以垔門欽往來嘯呼擬暫刃者數吏部郎中萬祺曰不念李公為尊公作碑文耶因稍言今日無負國家以死上謝則可以免欽乃與鐸他出索馬是時廣寧侯劉安亦被傷斮而天巳向曙懷寧伯謂其子軏若弘曰號於道有獄賊及獲者得厚賞征西軍毋行也皆稍集至二千人甲兵共懷寧伯曰不見長安門火邪曹欽反矣其黨

不多當奪殺之皆曰諾工部尚書趙縈被甲躍馬奮呼市中曰好男兒皆來從我曹家亂臣賊子共誅之從者亦數十百人懷寧伯之東長安門逐賊欽退屯東華門鏖接戰懷寧伯軍銳甚賊衆披靡自辰至午擊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策馳恭順侯將五六騎出覘猝與遇力戰死焉欽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官軍環結而自潰藉懷寧伯執斬潰者以狗發神臂弓射之遂追斬鉉懷寧子

軏遇欽於道奮砍中其髆軏亦死盃懼率數騎還攻
朝陽門不克悉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門盡閉而甚
夜寂婦懷寧伯督軍與戰項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
欽猶戰數合懷寧伯下令能殺賊獲其財者即予之
皆奮呼入欽殺井死鐸亦見殺遂夷其家掠其財物
親黨誅者一空是夕　上御午門下吉祥都察院獄
明日磔於市并追磔欽鐸鏞等以狗藉其家伯顏也
先湯序馮益等皆伏誅餘黨竝落官職流嶺南追封

理梁國公贈深太子少保并予謚軏百户世襲加繼宗太保安太子少傅賢翱昂並以本官兼太子少保榮兼大理卿鏜進為侯陞弘千户琮加歲祿進馬亮阿的納等為都督僉事並加官賞有差而楊安六贈為編修下詔暴欽罪大赦天下欽之敗也其黨皆誅獨其妻父賀老兒先是賀見欽貴盛絕不與往來欽欲為求一官賀老力辭故以免

石匱書曰曹吉祥收募番將裘主恬恩 景帝以一

念懾懦醸成大禍使其於閫師凱旋之日安插番兵置之徼外吉祥雖黠其能跋扈也哉迨後驕縱日甚一變於奪門再變於犯闕雖賴社稷之靈旋即撲滅然而猰貐之獸近在肘腋倘一不勝害其可勝道哉

汪直

汪直者大藤峽猺獞也猺賊平直以幼誤入禁中為昭德宮內使陞御馬監太監為人便譎足任而　憲宗寵之成化十二年黑眚見內宮有物為祟或如狸或

如犬能侵籬入其來如風不可蹤捕　上怖之未幾易州民有僕得權者出家為僧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宗推其祿命當大貴殊自喜復遇道士田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有男子居母孕十四月而生生時紅光滿室白蛇盤繞其八姓李名子龍得權聞而心異之變易姓名曰李龍蓄髮往來真定間夤緣得入內府內使鮑石鄭忠等北面受學稱為上師而得權妄然受之錦衣官校聞而

發其事執下獄與其黨皆伏誅　上自是銳意詗察外事以偵直〻布衣小帽来驢騾往來都下莫重也久之大小政事方言俚語悉採上聞　上悅之為別創西廠使錦衣官校百餘人從之聲勢赫然起矣百戶韋瑛者故無賴子投內官為家人冒其姓從征冒功得陞百戶正欲從直刺事無縣而福建都指揮楊曄者少師榮曾孫也坐致死人朝命提勘亡入京師潛匿其姊夫中書董璵家璵為求瑛許之以貲賄

瑛曰潸報直々喜甚發校尉掩捕華鞫之搒掠其擬賄目數內閣商略及法司々禮黃賜陳祖生皆有名旦奏下追所擬賄皆不服使較人琶之琶凡三琶者錦衣酷刑也以加人々骨節輒離寸許華瑛琶不勝苦即妄言嵩華叔武選主事仕偉所直不用駕帖令數較捽仕偉至拷掠之即捉掠其妻孥翰林侍講陳音與倅比舍衆埔罵所捉掠人其人曰伱何人不畏西廠邪音曰我翰林侍講也其人即以其妻孥去頭

仕偉寔不受寄金被琶之楚哀號徹晝夜畢仕偉皆以數日死直復使瑛入關諧華雇逮其家口赴京又搜得其戚賄巡撫御史及當道藉噤齡之曰直且言上於是右通政方賓北部武清樂章御史黃本太醫蔣宗武諸人直輒使瑛先後執繫獄鞫無寔者不以聞奏而縉紳士大夫重足側目祇求免禍已矣至其煩密苛細民間鬪罵縱犬爭鷄者竝痛捶責有犯封閉其家或夜搜之所掠孱妻孥皆去衣受杖遣入四

出偵王府鎮守總兵諸處亦輒私有擒械而入情大駭江西男子福者為崇府內史或言其貌似直福即妄為直扶無賴子為校尉自言奉命詷察歷江以南莫不震動居一年內閣商輅劉珝等言近日京師伺察太繁刑網太密人心洶洶各懷疑懼非承平之世所宜有皆緣 陛下委聽汪直而汪直寄心群小往者曹欽之變皆繇逯杲生事臣謂不去汪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因疏直十罪 上怒曰用一內臣奈何輒

係安危於天下伏中使懷恩至閣詰問輅翊奮爭之

上乃革去西厰而兵部尚書項忠者倡率諸部大臣

共劾直　上遂使懷恩數直罪責之退還本監謫戍

瑛於宣府直既退來閣泣於　上前曰奴得罪皆黃

賜陳祖生為之非外廷意而南御史戴縉柔奸人也

會以考績入京乃上言頌美汪直稱其緝奸捕貪足

以服人警衆　上領戴縉言遂出賜祖生司香南京

用直判事如故直恨忠軋己下忠於獄坐贓罷斥之

而商輅劉珝相繼去位朝中諸大臣日以媚直爲事矣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御史欲詣直屬王越爲介因問越見直當跪否越曰焉得跪人亦御哉越先入旻陰伺之見直跪即叩頭出旻等繼入旻先跪諸貳隨之直大悅既出越尤旻旻曰非吾倡之也吾見人跪特效之耳遼東都御史陳鉞者在鎮不職女直建州夷入貢誣以爲盜邀執之諸夷忿將爲亂 上遣兵部馬文升往撫而直亦自請視文升故輕鉞鉞不自

安會直至戎服遠迎除道飭廚傳叩伏趨走甚恭直見之大悅而文升接直平視交揖而已鉞即使其子父直且言建州虜所入盜邊者緣文升禁阻鐵器出關彼無以為鋤鐝不能安生相率反耳直還言文升於　上上下文升獄戍之自鉞與直深相得也乃說直曰公今威名赫奕頗必有斬虜功乃可自給於上而外著勳伐於天下直心然之即上言鹵伏當伽將合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

為不可直不聽入告　上遣撫寧侯朱永充總兵郎中王宗彝督餉而直監其軍直出廣寧建州夷六十人入貢遂掩殺之出不意入建州建州夷悉逃匿直殺擄老弱焚其廬幕掘枯髏為功是年遼餉之積倉儲滿盈為直一空而直得論功加祿米三千石而永進爵保國公鉞加秩右都御史尋改戶部尚書宗彝陞太僕寺少卿尋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未幾因以復讐為辭大肆殺掠巡撫御史強珍劾鉞直罪直怒

取中旨械珍下詔獄即戍之遼東時直勢傾中外阿附者遝衆顯擢忤之者即遭禍譴天下重足一時士縉無不奴顏婢膝趨走其門矣直吏欲用兵安南為職方陸容劉大夏所沮而余子俊亦力持之十六年三月直被命監督十二團營其冬巡撫大同邊與都御史王越出師至威寧海伺虜近邊駐牧者夜襲其營斬獲其老幼婦女而是時張順為巡撫都御史傾府庫以媚之盡報為功次復加直祿米順陞工部侍

即越得封為威寧伯諸家子姪奴僕隨征者皆躐陞錦衣衛官直既啓邊釁鹵輒數犯邊得中國人輒妻害之皆以報仇為辭　上因疑之大同巡撫郭鏜奏直結怨東夷挑釁北鹵軍民屠害邊境騷然上降勅切責謫直南京御馬監先是直出所至都御史鏜甲戎裝望塵伏道時人為之語曰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其熏灼如此至是道出冊陽有司皆避匿不見因卧驛館孤燭夜焚而已十九年八月御

史徐鏞等復極論直奸惡乞明正典刑籍沒家産以為奸臣結黨欺罔之戒命會官廷議俱請逮治 上曰直等結黨亂政開啓邊釁當置顯戮姑從輕典乃降直為奉御除王越名安置安陸州戴縉吳綬竝革職為民張順致仕向文升忠珍各復職致仕陳鉞以前致仕置不問二十年籍其黨司禮太監尚銘發南京淨軍種菜孝陵籍銘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不絕者累日

石匱書曰汪直之橫猶可言也其待大臣不以禮冒邊功以獵封賞猶是寺人故智與劉瑾魏忠賢未得萬分一乃諸君子合力攻之必撤西廠斯已出柙之虎兕政思搏噬遂遭毆逐豈不稱快繇今觀之不特中古之君臣其轄圈猶易即中古之權奸其礪齒張牙尚在人意想之內亦何至咆哮橫噬也哉

梁方李廣

梁方不詳其出當　憲宗朝專用淫巧以蠱　上志

購奇玩進方術指為揳録異書賣官鬻爵不問何人
輒加顯要有一日得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千
餘人僧繼曉者始以貪淫欺妄蠱惑楚府事覺走匿
京師貨録於方〻引曉入禁中鼓其術禁中稱為法
王發內帑數十萬建大鎮國永昌寺西華門外使曉
居之於是陝西巡撫鄭時刑部員外郎林俊相繼上
疏論曉與方時方政固寵時與俊俱被譴後方敗法
司所逐尋死貶所弘治元年李孜省伏誅繼曉發原

籍為民

李廣不詳所自出弘治初年以燒煉術見幸大開賄賂傳奉官至數千餘人八年十二月靖鹵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雷電　上求直言戶部主事胡爟上言災變異常繇倖臣李廣引用劉良輔左道蠱惑聖心所致不報十年禮科給事葉紳等奏八事一禁傳奉謂太監李廣以千戶王英選用孔保為之傳陞指揮以周王李恕僕隸厮役為之傳陞官職名器之濫莫

甚於此乞行裁革一點異端謂太監李廣熒惑　聖
心召集道流以黃白修煉之術丹藥符籙之使雜進
並興傷風壞化乞加斥罷一去大姦謂廣有大罪八
一誑　陛下以燒煉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為太子
立寄子壇之名而有擾杭之說三撥置皇親希要恩
寵四盜引玉泉經繞私第五首開倖門大肆姦貪六
太常卿崔志端真人王應裿自稱廣為教主〻人而
廣為傳陞官職求賜玉帶要結邪人玷辱名器七織

而百姓疲憊已極乃假碗戶為名侵奪土地幾釀大
變八東南民力困竭亦甚凡有輸納巧取其利以致
遠方之民傾蕩家産他如近而駙馬貴戚事之如父
外而總兵鎮守呼之為公乞置大典以為後戒十一
年清寧宮災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太歲欲故有
此災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
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　上疑其
有奇方秘術遣中使至其家搜秘書得簿籍一櫃皆

中外官餽遺廣者或黃米千石或白米千石　上不信曰此妄也吾嘗至廣第那容得多米左右言黃米者黃金也白米者白金也姦人慣作隱語耳於是吏部員外張綵請按簿查究以儆官邪不聽都察院請籍其所有盡沒於官亦不聽司禮監太監蔡昭為廣請祠額塋祭詔報可以閣臣劉健言命祭文仍舊撰進祠額已之

石匱書曰梁方李廣其熾炭於成弘間為二廟盛德

之祟者不淺及至事敗術窮而入主猶向其家索遺書秘術且為其立祠額撰祭文者〻不已則其蠱惑之在聖心真如膠漆之莫解矣鼷鼠食耳至死不覺容通婦寺可不知哉

劉瑾

劉瑾陝西興平人故姓淡景泰間自宮為劉太監名下因其姓　純帝時領教坊見幸　敬帝初撥茂陵司香其後得侍東宮以俳弄為太子所悅太子即位

瑾掌鐘鼓司鍾鼓司內侍之微者也瑾朝夕與其黨
八人者為狗馬鷹犬歌舞角抵以娛　帝帝狎焉八
人者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共一
瑾八人中瑾尤獪給頗通古今常慕王振之為人也
劉健謝遷李東陽聞　上與八人為亡度之戲連疏
請誅皆留中言官攻益急戶部尚書韓文等繼之
帝不忍至驚泣不食伙王岳范亨徐智等持議日三
反岳剛厲嫉邪方掌東廠健等因岳語必不可得諸

臣且伏闕爭公等從中應之皆曰諾其明日　帝召
諸臣左順門使榮傳旨曰卿等勸朕早朝則朕聽勸
朕罷宴樂則朕聽惟去八人者朕不聽也吾少狎焉
長習焉諸臣相顧未發榮輒詰文曰此舉出公公云
何韓文進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
陛下始踐祚遠故舊弛萬幾游宴亡度而狎宵人文
等備員卿執敢不盡言榮曰　上豈不知今欲寬之
耳　上固有處吏部侍郎王鏊曰脫不處柰何曰是

在榮〻頸褁錢耶敢誤國及入見岳亨智與之偕切

言　上誅八八　上勉許之遂使捕付外會日暮而

吏部尚書焦芳者泄其謀八八者夜繞　帝前泣頭

搶地曰微　上思奴儕磔餧狗矣瑾輒進曰害奴儕

者岳也　帝曰何也曰岳掌東廠也外謂諫官諸先

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稱是此何情也夫狗

馬鷹犬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譁也忌者錄司禮監

無人也有則惟　上所欲八不敢言矣　上怒於是

立命瑾掌司禮命永成聚掌東廠大用掌西廠瑾夜
傳命搒菩岳亨智逐之南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
旨下健等知事不可為即疏辭官 帝亦立聽之瑾
追殺岳亨於途擊折徐智臂捕治諸言官論救健遷
而請誅序之者褫韓文官援焦芳為大學士使掌吏
部事瑾內揣合 帝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使自
捄不贍而莫敢進言 帝喜謂瑾可任悉委之瑾禚
搆戲玩娛 帝候 帝娛則多上章奏請省決 帝

曰吾安用尒為而一煩朕推繇是自決政用其妹夫故司務孫聰客松江張文冕助之李榮雖位瑾上盡諾而已瑾選較百餘人四出察私事創新例以重法繩人作大枷枷及三品以下官坐事罰米動百千石委科道官查盤遠歲錢穀非侵盜雖浥損者悉鈎索令償又使倍之科道還報以參劾多而賄賂重者為稱職不則繫撻隨至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合家收捕坐及鄰佑爭衣怒馬時時至下邑偏州而人人重

足立矣蕭制司禮監掌章奏凡所擬旨必從閣臣自瑾專權悉自擬於私署百官咨稟填門一日都察院出囚牒內書有劉瑾傳奉四字瑾大怒院長率其屬跪謝過瑾面數之諸道伏階下不敢仰視官無問大小陛辭已必辭瑾還朝已亦必復之瑾鎮守各省諸閹輟者悉令填補閹掌錢穀刑名其體統一視巡撫諸閹遂悉簡市井惡少年為爪牙伺察羅網破大家如碎卵事一入鎮守即監臨大吏不敢問每 上

視朝畢群臣向北斜一揖為瑾在上左也人謂上曰坐的 皇帝謂瑾曰站的皇帝諸遠外衛封事投通政司者曰白本以紅紙與揭投瑾曰紅本瑾既恣肆無忌怨瑾者無所發一日登朝有一紙飄丹墀間上命拾以進則告瑾匿名帖也瑾大怒俟上退朝矯旨跪百官奉天門下與諸監立門東監之有頃命大臣出小臣留翰林院官東向跪曰內監稚待衆翰林攸爾亦使出御史甯杲等東向跪曰御史輩習知

法度六寧敢爾是或新進士瑾曰何預新進士者爾等敗壞朝廷事不一大小官皆起立如朝班省視遺書處是何官立也內監黃偉曰四品以上朝序班餘襟立耳遺書人寧復立如故瑾曰則皆跪之其邸中捜必得草偉曰為此者不以語妻孥寧存草乃止是日天暑甚僵暑中數人悉捜出偉忿曰帖子所言皆為國為民好男子死即死耳何不自出身徒嫁它人禍為瑾詈目曰是何好男子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

民間匿名固死也劾御前即拉諸內監曰我等皆入待李公自監之李公者李榮也瑾入禁曰入矣公等俛而舒內監擲冰瓜爲榮曰公等拾喫之有頃瑾還來榮曰來矣來矣皆還跪瑾目之怒復入至暮盡送下詔獄長安驚飯者爭飯官市中益暴而死者刑部主事釴順天推官臣進士仲喝而病者亡筭明日李東陽疏救瑾微聞出內人乃罷　帝手匿名書曰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遂退李榮黃偉

任瑾首掌司禮監印瑾權益重遂益用其親故曹元劉宇張綵楊玉毛倫等布列要地變易吏兵二部選法任情陞罷陞而謫薄者立見罷加賄又輒陞將官失律有反加封伯封都督者時徑自傳奉時綴批別本惟意而已又以事藉沒故大臣家收逋其妻孥日夜簡括天下庫藏添設巡捕巡鹽等官四出搜索增益諸邊屯田賦稅以充私橐瑾請地數百頃費數十萬作玄明宮朝陽門外以祝 上釐復請猫竹廠地

五十餘頃毀民居千九百餘家掘二千五百餘塚築室儆民聽其宿娼賣酒曰供贍玄明宮香火瑾東西二廠外復立內廠自領之矯旨逐京師游食人於城外使寡婦盡嫁喪未塟者悉焚棄之京師閧然游食人千餘持白挺甘心瑾瑾懼乃復之瑾故急斷諸司朝覲官索不足率貸京師富家滿瑾欲及還治則移官庫償之曰京債瑾闕復分遣科道官驗天下庫藏以自文於是有司又其歛賠庫而上下交征曰吾捄

吾死致仕右都督神英賄瑾因自叙邊鎮舊功請封拜瑾與之吏兵二部稍執奏瑾輒詰責百餘言下廷臣再議廷臣皆曰英當封遂封為涇陽伯瑾前後五歲株連之令蔓於士庶鉗徒之從上於衣冠若工科給事中許天錫素寒凜有氣節在 孝宗朝與言官何天衢倪天明者數言事京師稱三天正德二年六月朔天錫手具登聞鼓狀力陳時弊懷中不敢奏自經屋梁死給事中郗夔覆視榆林功次瑾私人冒功

多變難所紀叙亦自絓死給事中許鎰使還當賂瑾無所借貸自刎桃源冊次終五年間惟大理寺評事羅僑抗疏得脫中外之人莫不壯而憐之矣會寘鐇反寧夏以誅瑾為名　上遣涇陽伯神英內監張永都御史楊一清往討之永素惡瑾傾之無會及寧夏變繇瑾所激乃與一清謀共誅瑾是年八月十五永還自寧夏　上迎之東華門獻俘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懷中姦白其反狀請先發擒之　上允

爲永從勸 上自往觀變 上至豹房瑾被執見

上上曰奴反耶瑾猶以為戲 上蹴之遂繫縛菜廠

封其內外舍明日降為奉御閒住之鳳陽命廷臣議

其罪瑾常招四方術士余日明余倫余子仁等出入

其家妄稱其姪劉二漢者當大貴以是有反心中外

天災地變悉令禁勿奏太監孫和等常私造衣甲弓

弩遺瑾瑾皆受藏之竊竊有不軌圖是月瑾兄錦衣

指揮景祥死將以八月十六甲午日塟時瑾最嚴夜

禁星出後衢道四寂有竊聽者中夜聞兵甲聲錚然
里巷私語藉藉謂八月甲午傾朝送塋瑾且因為亂
永之獻俘也瑾使以乙未入永知即以甲午入以故
得先發明日晏朝後外入徽闕僅得罪猶莫敢顯言
者及旨從中發邏卒飛騎交馳於道黄紙黑索驚駭
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如沸浹日乃定之初
上尚未有意誅瑾瑾聞鳳陽之命猶不失富太監也
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定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

寶五百萬定銀八百萬定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盥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玉琴一玉琺印一又得爲璽一衮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金牌三穿空牌五百牙牌五百冬月團扇飾貂皮翎中眞刀二衣甲千餘弓弩五百　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并其黨吏部尚書張綵掌錦衣衛者指揮使楊玉掌鎮撫指揮石文義皆送都察院獄

於是六科十三道乃共劾瑾　上令法司錦衣衛執瑾于門會多官廷訊之刑部尚書劉璟俯噤不敢出聲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卻辟駙馬都尉蔡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瑾曰汝不當為我辭顧上直軍爭震曰此樊凱非我也使人批瑾頰曰公卿皆朝廷所用云何辭汝柳汝何藏甲也曰以衛　上震曰何藏之私室語塞既上獄　上命毋覆奏凌遲之三日梟其首榜獄詞處

以圖於天下都人鼓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石奮擊爭買其肉啖之仇家有以一錢易一臠生噉之者瑾親屬傑等十五人并二漢張文冕楊玉石文義等皆論斬它諸謫戍有差

石匱書曰天下之巨奸大惡力能誅則誅之不移時力不能誅則寬其路以間之倘墻打狗奈何不防其反噬也韓忠定劉文靖志忠而術則疎矣京房上封事引秦趙高用事有正先者以刺高而死高威自此

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也後來君子攻小人輕發不勝殺身以殉國者比比矣可不知戒哉可不知戒哉

馮保

馮保北直隸人隆慶時為司禮監太監與輔臣高拱張居正同事穆宗晏駕神宗在東宮拱乃條列即位數事上之頗周悉然大指使政歸內閣而不旁落尋要其門下給事御史為諸疏以劾馮保時居正當遣視陵地不出拱使所厚語居正曰當與公共立此不

世功居正陽笑曰小事耳何足言不世功而密遣人報保：得為備乃言於皇太后及貴妃取中旨以逐拱：狼狽歸數年後有王大臣者闖入乾清宮門為門者所獲而馮保得之置刃於袖使稱拱與陳洪謀以千金餌而使行刺時保兼領東廠與金吾朱希孝同讞獄且成矣居正以非事體尋寢之居正既當國一倚馮保以為內援大小諸事請無不得馮保有所私門下人徐爵居正為擢用之至錦衣同知置南

鎮撫又使其蒼頭游七與結為兄弟居正有所謀使游七入以告徐爵爵以達馮保保有所謀亦如之表裡為奸倚為唇齒保為穆廟舊人 神宗之初即位也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差有力焉第小有扞格保即以聞之慈聖皇太后蓋慈聖誨上嚴切責之甚苦且曰内廷可月即使張先生聞之奈何於是 上甚嚴重居正而馮保意自得所以事上不能一切順上漸長而厭之保内恃太后外挟居正侍上左右御

贄脒苛峻小與上狎輒牽下加苦責諸有財力可貲
藉監局多持不與而與所私門下閹張大受輩使為
上耳目頗倚保勢藐上左右如孫海客用則乾清宮
之用事者孫德秀溫泰司禮之恭佐周海則兵仗之
領局者也皆貴幸善為媚而不甘保之見凌上頗好
馳騎挽強擊劍豪飲至醉海等以言激之上怒甚睨
視其側有二豎皆保養子手劍殺之即騎而馳之保
所呼而復欲殺之保已知其事懼擁大石支門會上

醉已甚扶歸熟寐至曉保亟趨謁慈聖為膚受語慈
聖怒且喊名上跪而詰責之語不可聞上哭謝罪則
孫海客用誘我耳慈聖乃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南
京為小火者發孝陵種菜而清收乾清宮所蓄兵杖
鑰之庫且使上手書詔自責諭內閣居正請於上謂
海用處之輕削為淨軍而又疏條海用與德秀泰及
周海罪惡請併逐之其司禮監中貴及內侍皆勑令
自陳上裁去留因勸上戒游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

儆剛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上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可於是左右親信之為狎而他失馮保意所餘無幾矣久居正死後侍潘晟自代保力請之不得黨羽日孤而上故所幸中貴張誠者見惡馮保上不得已斥之外而使密詗保所為遂久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家結恣橫狀聞上且謂其珍玩寶藏踰於天府上心動而馮保又以上郊天選婚事得罪左右浸言保

過惡上大怒就禁中執馮保下永巷於是御史江東之遂極論保罪狀并逮徐爵下緹騎獄謫保為奉御居南京其下大閹張大受等悉奪職從徙而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兩珠寶瑰異以萬計他宅舍田產器用稱是大受等所籍亦不貲一時內藏為之充牣

石匱書曰自宋婦寺多以柔媚見能而馮保獨以剛戾自用讋伏宮禁行且上逼天子婦寺之局又一變矣蓋馮保抗於上而媚於慈聖居正傲於上而卑於

馮保象之見憐於騶鼠佈之受創於兹白盖其間各有所制也唐太宗曰人言魏徵崛強朕止見其嫵媚要自逃明眼人不得耳

魏忠賢

魏忠賢初名進忠河間肅寧人少黠慧好酒善啖喜馳馬能右手執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目不識丁然有膽力能決斷顧猜狠自用喜事尚諛資與年少賭博不酬走匿市肆中諸惡少追窘之恚甚因而自宮

萬曆十七年隸司禮監掌東廠太監孫暹時 熹宗
爲皇太孫忠賢謹事之導之嬉游甚得太孫歡遂與
太孫乳媼客氏者故定興民侯二妻也年十八進宮
又二年而娶生子國興泰昌元年八月冊太孫爲皇
太子忠賢得充東宮典膳是月 光宗升遐東宮暫
居慈慶給事中楊漣疏參及忠賢王安庇之得免
上初即位御史方震孺上疏請逐客氏 上令客氏
出宮忠賢發安鞫問安用刑詰責令其自新忠賢雖

衍釋恨之客氏貧緣復入宮與忠賢謀必殺安客氏言於 上貶安為南海淨軍勒令自盡王安死而客魏益無忌憚煬蔽 上前忠賢閹文義乃取舊司禮李永貞入備贊畫李寔李明道崔文昇各司監局採上意為奸忠賢自掌東廠客氏如 皇祖戴聖夫人例封奉聖夫人加其子侯國興錦衣衛指揮使三年八月詔開內操鉦鼓之聲喧闐宮禁皇子誕生大砲震死御史劉之鳳上言除荷重兵何可倒戈授巷伯

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來手就擒乎御史李應昇王尊素交章論之尊素疏有阿保重于趙嬈禁旅近于唐末等語忠賢尤恚之皆矯旨切責忠賢自殺王安後益驕橫設內操萬人衷甲出入內監王進嘗試銃　上前銃傷進手　上幾危一日內操忠賢與　上並轡而出忽策馬直過御前　上大怒射殺其馬忠賢始伏地請罪　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選侍盡出　光宗所賜珍玩列於庭再

拜授縲而絶裕妃張氏方娠膺册封禮客氏譖於
上絶飲食閉褫道中偶大雨匍匐掬簷溜數日而絶
成妃李氏誕二公主而殤先是馮貴人嘗勸 上罷
內操客魏惡之矯旨貴人誹謗賜死成妃從容為
上言之乃革封絶飲食成妃故鑒裕妃飢死密儲食
物壁間數日不死客魏怒少解斥為宮人遷於乾西
所皇后張氏素精明客魏憚其生子方娠腰痛密布
心腹人進藥墮之又於 上郊天之日掩殺胡貴人

以暴疾開四年欲羅織羣臣乃以錦衣指揮田爾耕署衛事以許顯純掌北鎮撫理刑左都御史楊漣疏叅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入忠賢亦惴惴懼禍欲結輔臣韓爌為之地爌嚴拒之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委曲為之解紛適令魏廣微條旨廣微素固結忠賢附為同姓漣疏中復有門生宰相語廣微恨之是時忠賢亦有疏辭廠疏先下溫綸褒諭次日乃下漣疏嚴旨切責之廷臣公憤愈甚繼漣上疏者百有餘

人皆不聽工部郎中萬燝為陵工鼓鑄疏請發銅傷
及魏璫矯旨杖燝於午門外羣閹至燝寓捽之而出
辱毆於道燝幾危及至闕受杖忠賢命立斃之御史
林汝翥誤杖火者亦奉旨廷杖汝翥懼內豎私毆出
亡忠賢疑首輔葉向高同鄉匿之內侍百餘人直入
其寓辱及婦女嫚罵坐索向高奏之不門至七月汝
翥自詣遵化軍門獄解京受杖創極幾斃忠賢矯旨
杖中書汪文言於午門革為民大學士葉向高請告

回籍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左侍
郎陳于庭右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吏科
給事中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禮部侍郎何如寵
右諭德繆昌期太僕寺少卿劉宗周給事中許譽卿
沈惟炳御史袁化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張慎言
等相繼降罷俱去一時部署皆空起聽勘貪官崔呈
秀復為御史時忠賢竊柄動曰中旨給事中李魯生
上言執中者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誰出忠賢

喜降旨俟咨之五年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汪文言至鞫之工部主事曹欽程劾趙南星高攀龍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黄尊素鄒維漣魏大中誣以受熊廷弼賄賂以汪文言為證三月上視太學魏忠賢王體乾自改儀注賜坐而大臣不得賜茶五月上祭方澤還宮即幸西苑時日已晡忠賢與客氏乘大舟飲酒歡甚上獨與宦竪二八駕小舟上自刺舟一瑠佐之相

碩芡樂忽風起舟覆　上及二璫俱墮水中二璫死焉　上救免忠賢及客氏相顧錯愕而已詔肅寧縣建坊賜勑旌奬魏忠賢并廕其弟姪一人都督僉事北鎮撫許顯純勘問汪文言獄詞連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夏之令王之寀等命撫按提解來京七月下楊漣周朝瑞左光斗顧大章袁化中於北鎮撫初獄上坐漣以移宮一案許顯純相與謀曰不引入移宮則罪名不大不

假借封疆則難與追贓遂坐以受熊廷弼賄人各二萬許顯純酷刑董楚五日一比詆為鐵筅帚紅繡鞋纏身龍炮烙等刑楊漣魏大中左光斗顧大章周朝瑞相繼瘐死屍出皆糜爛煤炙體無完膚家人不能識別時有中書吳懷賢者閱邸報見楊漣二十四大罪疏擊節稱快旁註曰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工部吳昌期以劾忠賢還籍懷賢服其不阿遺書稱之言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辭多激烈同官傅應星入告忠

賢逮之下獄即時拷死籍其家有僧人本福持楊州知府劉鐸詩箑有陰霾國事非句謂譏訕忠賢逮劉鐸斬於市嗣後京師凡星相醫卜百工技藝負販僧尼乞丐篦頭剃脚無非東廠詗事之人京城內外稍口不言道路以目命修三朝要典以紅丸梃擊移宮三案編輯成書造東林黨將錄配合水滸如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等一百單八人相繼削奪六年以緝獲功封魏良卿為肅寧伯又以三韓功晉侯賜養贍

田七百項造第如李成梁例給庫銀一萬九千兩蘇
杭織造太監李實疏劾應天巡撫周起元松江知府
張宗衡詔逮之時李實特印空疏持上忠賢遂并劾
周宗建及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撓
亂織造矯旨逮繫於是緹騎四出扶威橫行至蘇州
逮周宗建行未三日而逮周順昌者又至吳民冤憤
撲殺緹騎疏聞忠賢恐吳民剽勇輕悍激變東南僅
將顏佩韋等五人梟示餘置不問周順昌周宗建繆

昌期李應昇黃尊素等俱下鎮撫獄許顯純拷比倍酷之時死之而周宗建以忝忠賢有目不識丁語繆昌期為楊漣草二十四大罪疏以鉏去才以銓劄甲以釘貫耳以刃剔口用刑慘酷軍牢見者無不墮淚五月王恭廠災尚書薛貞頌忠賢以撲滅雷火功陞勅奬諭逮歙民吳養春程夢庚至京坐養春贓六十萬夢庚贓十三萬六千誣其私占黃山估價三十餘萬委官變賣以助大工九月三殿成晉忠賢為上公

加恩三等原封肅寧侯晉寧國公賜鐵券世襲又賜忠賢贓田二千頃寧國公祿米照魏國公例歲支五千石以示酬眷至意十月順天府丞劉志選上言張國紀怙惡不悛 上下旨切責國紀者張皇后父也后賢明客氏忌之忠賢嫉志選及御史梁夢環誣后非國紀女志選疏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等語尤悖逆不道 上一日幸后宮見几上一卷問后何書后曰趙高傳也 上默然忠賢益怒次日伏壯士數人

於便殿頂格　上御殿憂〻有聲搜得之皆懷利刃上大驚送廠衛忠賢乃誣國紀謀刺　皇上擁戴信王欲興大獄謀於王體乾體乾曰吾觀　主上凡事憒〻獨於夫妻兄弟間意侶不薄脫有變吾輩之族赤矣忠賢懼乃亟殺之以滅其口七年浙江巡撫潘汝楨上疏捄立上公生祠於西湖賜祠額曰永息匠石萬餘人耶許斧石之聲如轟雷礟裂湖水震撼一月功成像以沉香為身象牙為首五官手足宛轉一

如生人腹中腸肺皆以金玉珠寶為之髻服奇麗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時香花迎像入祠出營兵五千人旌矛曜日絢美異常士大夫舉監生員皆公服俯伏在地不敢仰視口稱九千歲撫按司道府縣等官俱在祠前鴈行跪迎候像過方起像前儀仗之盛圖簿所無各官及商人等踐日設供備極山海之富演劇其前奏樂上膳有窺視者罪以驚駕忠賢生祠事入至浙觀者入報大喜獎勵汝楨自此而後淫祠遂

徧天下矣有貢生許光鏊者刻萬民嵩祝圖進忠賢凡撫按以至縉紳生儒俯伏背上俱刻詩一首如乞兒背黃榜狀詩詞佞諛語絕可醜後復有監生陸萬齡者請建魏公祠於國學之左謂孔子作春秋而上公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上公誅東林　上許之忠賢欲任天下兵柄以提督內操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山海關又命司禮太監涂文甫總督大倉節慎二庫又命司禮監太監崔文昇李明道總督漕運

疏通河道以寧錦三捷封魏鵬翼安平伯魏良棟東
安侯時鵬翼僅二歲良棟僅三歲子姪廕錦衣衛指
揮者十有三人而魏氏宗黨親戚至週歲兒無不衣
蟒横玉矣八月以崔呈秀為兵部尚書仍兼左都御
史奪情視事 上不豫忠賢籍海内清流文震孟等
六十餘人欲下詔賜死事未發而 熹宗晏駕賴信
邸未就藩封英明果斷入嗣大統而忠賢事出倉卒
逆謀不成十一月安置忠賢於鳳陽司香祖陵籍其

家諭一日 上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處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令錦衣衛擒赴治其罪是日忠賢宿阜城尤氏邸舍其黨密報 上旨忠賢自知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宿朝天宮曰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指客魏也至是始驗次日拿問奉聖夫人客氏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譏之得宮人任身者八人蓋

忠賢於 先帝升遐之日奏宮娥尚有遺腹請信王緩期登極以待聖嗣誕生令客氏出入庭掖多携其家侍媵異如呂不韋李園故事也 上大怒立送後宮及張皇后嚴刑拷死十二月命忠賢戮屍阜城忠賢死已踰月磔其屍猶有鮮血迸出逆孽侯國興魏良卿伏誅義子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崔呈秀先已自經仍戮屍梟示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孫雲鶴等棄市崇禎元年三月詔

以欽定逆案刊布天下有司以七等定罪魏忠賢客氏罪磔曰首逆崔呈秀等六人罪辟曰同謀結交近侍劉志選等十九人辟結交近侍次等魏廣微等十一人戍逆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李實等十五人結交近侍末等配贖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照不謹例冠帶閒住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忠賢擅政七年稱功頌德士風掃地昔之上書頌王莽者四十八萬人忠賢何多讓焉但王莽時猶多齊

民今忠賢皆出科第是又勝安漢公遠矣法司勘問魏良卿責良卿供狀良卿曰良卿一平白小民在前日忽然說談封伯封侯封國公都是列位老先生說的良卿寔不知在今日又忽然說談打談殺該淩遲又都是列位老先生說的良卿寔又不知只索憑列位老先生罷了要良卿招甚麼子也聞者皆啞然失笑

石匱書曰婦寺之禍皆朝紳有以釀成之狐之補雉

也先畢其體鷹之攫雛也先欽其足此時稍不隄防
待羽翼一成不可復制矣楊漣叅魏忠賢之疏出葉
向高猶曰黠忠賢　上左右爲討此小心謹慎之人
則是忠賢之奸不特能上蔽　人君且能下蔽宰相
矣厥後牙爪畢露搏噬多人向高再出且不能自救
詎能救世乎哉